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二十五回 恩愛夫妻憂永別 情深師徒遽分離

詩曰：尋常結締且難離，況復恩妻逝可悲。
相慰勸酬皆決烈，永分何以慰相思。

住語高君佩、鄭印兩人分途公辦，暫為按下，末文自有交代。惟南唐自得勝之後，見劉金錠不能出敵，唐主以為大宋君臣是釜中之魚了，故催迫余軍師連天帶兵罵戰。宋太祖心憂如焚，祇恐唐兵大集，今深入其疆土，打破壽州，君臣危矣。今劉甥媳又罹此飛災，何人可拒妖道？正在龍心納悶不安，苗軍師高王爺不時安慰，言城池堅固，斷不能移動。高王又曰：“得將士當心保守，不惜辛勞，足見我主君臣，一心一德。南唐一隅之地，豈能為我宋害，即兵多圍城，不過藉妖道一人之法術耳。他逆天叛理，豈能長久乎？”軍師曰：“王爺明見不差，南唐不過化外偏邦，豈吾大宋並駕？且待劉夫人明日災星一退，五陰會集之期不遠，那妖道高飛遠走，難逃五雷顯誅。我主龍心且安。”當時宋太祖聞高懷德、苗軍師安慰之言，龍心暫安。

祇有唐主，果然添兵遣將，不分晝夜，攻打四城甚急。城中守具亦甚備，灰石積堆如山埠，羽箭滾木如林。高王爺發令：“陶夫人保守西城，偏將十員協同督兵。又有兵三萬，多備弓矢、灰石、火種。趙王姑保守北門，偏將十員，精兵三萬，日夜當心。李夫人保守東城門，偏將十員，精兵三萬，小心巡邏。余夫人保守南城門，偏將十員，精兵三萬，緊守不離。”當時王爺見聖上驚憂，故四門令四女將，並多添將兵把守，不容唐兵近濠城下攻擊。唐兵一來攻打，城上弓矢、灰石、滾木齊下，唐兵反折損太多也。

且慢表。再說劉小姐四婢鬢此夜出壽州，往探聽余妖道收禁小姐之法壇，不料來至法壇，已被兇惡神守法臺，不得入，幾次倒退出。祇得一路回城中，即將果然尋著妖道收禁法臺，但被神將阻止，不得進入，一一稟知高公子。有君保聞此實事，果被妖道暗算，正乃慘上加慘。眼看著一對魚水夫妻，祇恐要永訣別離，苦切處，此夜何曾合眼。捱至四更天，祇思想軍師之言，三天之內，自有高人來搭救。據他卜筮如此，但未知準驗也否。又思方纔四婢鬢之言，果見恩妻被妖禁病法術收本命星，終難有命，教吾怎忍恩妻受此暗害，況死得如此慘傷。

有劉小姐病中醒來，側耳聽公子自言自語，說此傷心話，即含淚呼聲：“公子，不可過傷，有損貴體。妾多蒙聖母指點，得配好姻緣，聖上榮賜花燭，指望早日平定南唐，同歸宋土，夫妻白首齊眉。不料被此妖道毒算，數日夫妻一旦分離，未免不無遺恨，實妾之命薄好比秋雲耳。”高公子聞言，帶淚曰：“恩妻倘有不測，吾與妖道斷不兩立，不是他死，定然我亡。祇可惜並未一兄兩弟以繼後嗣宗枝，且父王母親怎捨拋棄，為至恨也。”劉金錠下淚沾襟曰：“丈夫豈可為妾身以棄雙親，但妾既不能事君父以終，是人忠不孝之論，且不能見老父一面，心實有不安。倘妾有不測，祇求丈夫班師回歸之日，懇祈順道說知吾父，代妾一言，恕我不能忠孝兩全。好言安慰老人，以免因妾早逝過哀。至於劉門不祚，並無一兄一妹以事奉高年。日後還求念著數月夫婦之情，照管妾老父一二，即妾在地府中瞑目，感君高情也。再者妾死之後，至囑丈夫，萬勿因妾輕出，與妖道爭戰，他有法術異寶傷人，非仙莫能救。妾還有破術圖一幅，君可常常掛在甲懷中，以防妖法侵害。”言畢，命眾婢將香囊取出此圖，公子痛哭接受。又曰：“愚夫不過念著雙親罔極之恩，不然決不讓我恩妻獨行於地府也，倘有鼓盆之日，小生誓不再續弦音，以報恩妻之遺愛我也。至於汝父今尊公泰山處，我自必待之如父，倘若得勝班師，必定過敬請歸王府，侍奉以終天年，盡卻半子之恩，不須我妻掛念。”公子語畢，倍覺慘然，夫婦淚目汪汪。劉小姐聞丈夫說到誓不再娶之言，但想數月夫妻，又未有孕嗣，豈可不再整珠弦，而乏高氏香煙。復曲陳諫道一番，公子祇含淚允從，正欲復有所說，已是時交五鼓，眼看著又見妻一刻昏亂起來，想必又是余妖道下毒手之時了。有公子抱持著哀哀的痛哭，又無別方可救。四婢鬢也是一般慘切。

公子想來，軍師卦上言三天之內，自有高人來搭救。按占卜時，明日是第三天，三天之內豈不應於明日？但妻被妖毒陷害害烈，倘若再遲三兩天，豈不應了軍師前卜之卦，不出七天之外，我恩妻一命，難留於世了。教我君保怎肯獨生！哭得倍加悲慘。四丫鬢見公子悲切過慟，皆言公子深於情種，與小姐真乃在天為鴛鴦鳥，在地為連理枝，在水為比目魚，情好者比別人夫妻常的恩愛迥異。當日公子哭之切，四婢代安慰之，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劉佳人初得此疾，梨山聖母已知金錠愛徒為余鴻用邪術所害，正欲即要下山搭救，一招指算來，黃花山黃石公之門徒，乃豹尾星名馮茂，乃宋上大夫馮益之子，亦當下山佐宋，當得其時。不免待此機會，往見黃石公，待其打發馮茂下山，一來解救金錠危厄，二來助力於宋，以平南唐，早日班師，以免多傷軍兵性命。算定，即刻駕雲，一時辰之久，已至黃花山。先說這黃石公，乃神農黃帝時得道，久隱於黃花山。於秦始皇末世，漢運初興之先，化一老嫗，以試漢張良，一連三試，其心專誠，方與曰：“孺子可教。”遂盡將兵書、將略、觀雲望氣之學授他。後張子房佐漢高祖，平秦滅項，定天下之功，不在蕭何之下，皆藉黃公授的兵符將略所至也。

此日，聖母來至洞外，祇見藤繞蔓蔓，又深進處，祇見黃花滿布，望去朵朵廷齡，方玩賞間，洞內跑出一個童子，貌雖老成，年似十一二小孩兒，身不滿三尺。聖母言知要見黃仙翁。馮茂一見道姑自稱梨山聖母，要見他師尊，祇得入內通報。黃石公聞聖母到山，即起位出洞門相迎。兩仙相揖見禮，攜手並進內洞，分座。仙僮獻過菊英香茗。聖母將余鴻違師言，開殺戒，用邪術害門徒金錠，厄危在旦夕，要求道兄差遣令徒下山，一來解救門徒危厄，二來顯師門有用高徒。黃石公曰：“余鴻違師，定取脫體亡屍之禍，況門徒自到山八載，武技有成，俗緣當締，他的君臣父子領旨意者，正當其時。道長仙母不來言及，山人亦欲遣他下山。今令徒金錠乃五少陰之首，豈得中卻余鴻邪術之害，那得復有佐宋之人？今遲緩不得，即著他下山便了。”聖母稱謝，即告辭下山。黃石公送出洞外揖別，聖母駕雲自回梨山而去。

當日黃石公喚至馮茂。曰：“我徒在山八載，長成二十之年，今當下山，君父期當會合，早結良緣，以救劉女之厄。但此去，必須與余鴻作對，但勝他，不可傷他性命，以至令彼師尊嗔怪，惹起風波。”馮茂領命，又稱：“師尊在上，弟子久在仙山八載，叨蒙化育深恩，怎忍一朝別離師顏，是永無再會之日了。”言罷，不覺珠淚雙流。黃仙師微笑曰：“好賢徒，念念不忘本恩，足見天性之良也。但汝仙緣無分，祇合享凡塵富貴，況汝是馮門香煙之種，定必離山覓締良緣，以待真主成功。自此樂享平寧之世矣，就此下山去罷。”馮茂祇得忍淚領諾。

當日黃石公復傳他些法物以應敵余鴻。當此，馮茂想駕雲易跑路，但出敵卻要用馬匹，即以無腳力難行走入陣，望師賜教。黃石公曰：“山後一眾仙禽神獸，力賽龍駒，我徒任意往取為腳力可矣。”當時黃石公引馮茂至後園，馮茂一路想來，這老師父是一奇怪仙翁，吾在仙山八九秋，他不帶引入此園，我從不見有此地，今方到此。言想未了，祇見後洞有所園林，上書著“飛禽洞”三字。師父已住足，念念有詞，那洞門不扣自開，隨了師父進入，果見有許多仙禽猛獸，皆向師徒點頭，似悉參見一般。黃石公遍看，祇喚了一隻神鴉，吩咐曰：“今命著汝跟馮茂師兄，同佐大宋，以協助除妖，成功回來，準修煉成形，入仙班去也。”神鴉點首再三，馮茂叩辭師尊跨上。黃石公又曰：“賢徒一程不可逗留，致誤軍機，且急救劉家女，要速往也。”馮茂依命，起乘神鴉沖霄而去。不知馮茂回壽城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